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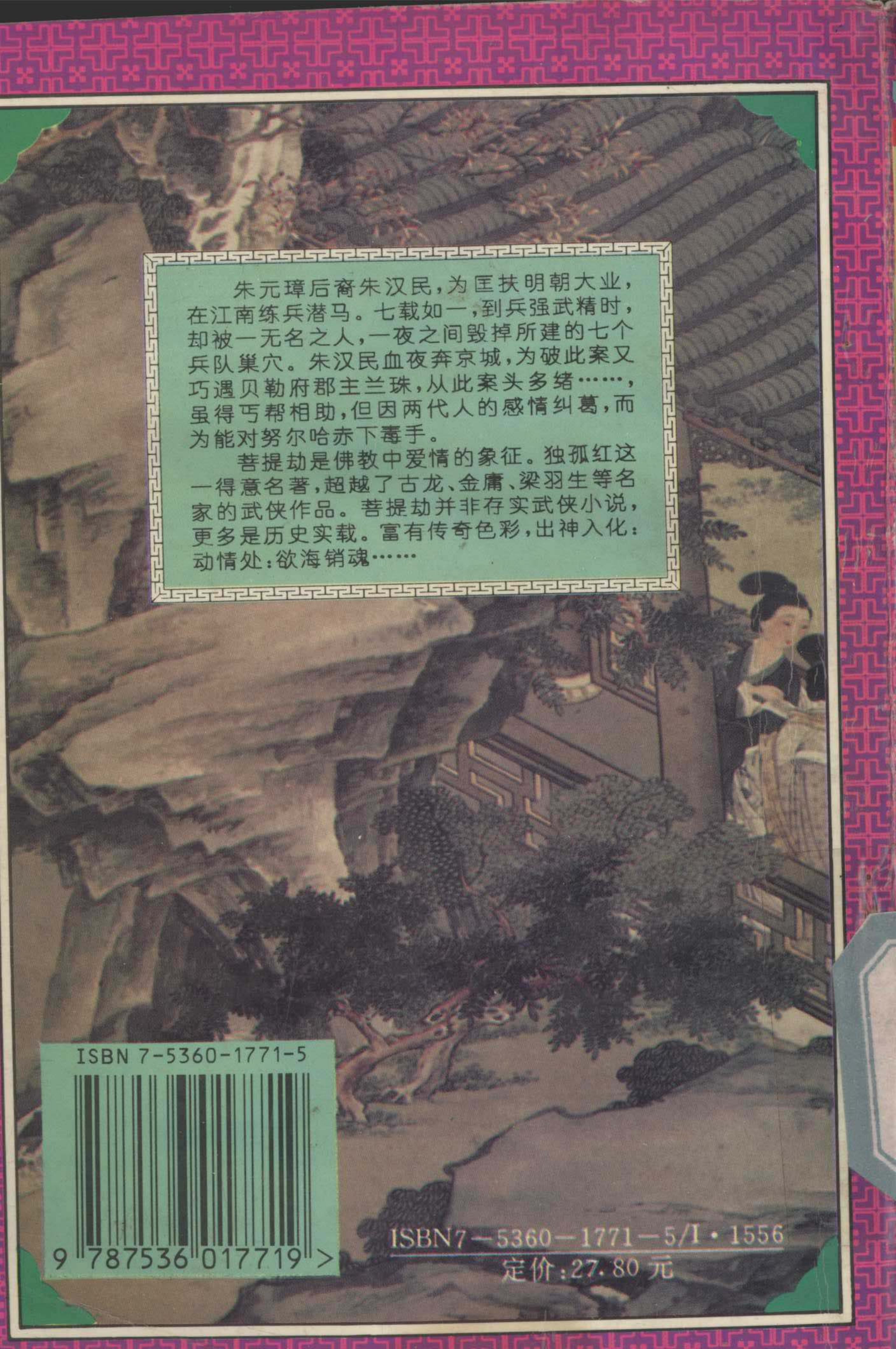
菩提初

二

台湾

独孤红





朱元璋后裔朱汉民，为匡扶明朝大业，在江南练兵潜马。七载如一，到兵强武精时，却被一无名之人，一夜之间毁掉所建的七个兵队巢穴。朱汉民血夜奔京城，为破此案又巧遇贝勒府郡主兰珠，从此案头多绪……，虽得丐帮相助，但因两代人的感情纠葛，而未能对努尔哈赤下毒手。

菩提劫是佛教中爱情的象征。独孤红这一得意名著，超越了古龙、金庸、梁羽生等名家的武侠作品。菩提劫并非存实武侠小说，更多是历史实载。富有传奇色彩，出神入化：动情处：欲海销魂……

ISBN 7-5360-1771-5



9 787536 017719 >

ISBN7-5360-1771-5/I·1556

定价：27.80 元

菩提劫

二

(台湾) 独孤红



第十一章 祸起萧墙

西山，别名小清山，燕京八景中的“西山霁雪”便在此。

春初，柳花俱发，临夏绿树浓荫，秋时则枫红满山，西山的丹枫，较之姑苏的邓尉，金陵之栖霞，尤称大块文章，入冬，那更是大雪漫山，历月不容，如初琢之嫩玉，洁白峭峻，晶莹照眼。

乾隆素日附庸风雅，到处均有他的咏诗题字，唯多应景诗文，独对西山一首咏唱，颇有可道之处。

“银屏重叠湛虚明，朗朗峰关对帝京……”

这首诗，他也每每引为得意之作。其实，西山地势高旷，古奉白塔，青霭相间，晴雪碧树，山色微风，松影水声，古钟禅堂，四季皆有可赏之景。

西山不独枫红著名，而春初桃花盛开，如香雪海，最为娇媚。称传：博陵崔护，清明日独游城南，得居人庄，叩门求饮，有女子意属殊厚，次岁清明日，迳往寻之，门墙如故，而加扁锁。

乃题诗于门扉之上：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然笑春风。传为千古韵事。

西山有八大寺，而这八大寺中，又以卧佛寺最古。

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，是用桂香木构筑，极为雄伟，并且当今皇上御笔亲书的题额“十方普觉寺”。

卧佛寺高踞西山，远离尘世。除了游山玩水，或隋喜参禅，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外，这地方宁静得很，而夜晚尤静。

就像今夜，卧佛寺中只见灯火不见人，那灯火，也只有一点，是透自后院的一间禅房之中。

那透着灯光的窗棂上，映着一个人影，人影就坐在桌前灯下，只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

蓦地里，一条黑影来自茫茫夜空，落在了那透着灯光的窗棂对面那丈高围墙之上，那是个一身俱黑，仅露两眼的黑衣蒙面人，此人甫落墙头，便袍袖微展，一线乌光疾射而出，射向那窗棂上的人影。

只听“嗤”地一声响，那线乌光透窗射入，正中是那灯下桌前的人影，然而，那人既未出声，也未倒下。

那黑衣蒙面人目中刚现诧异，忽听夜空中一声朗笑：“我侯驾多时，却未料到换了人，是阁下也一样躺下！”一条雪白的人影不知起自何处，一闪即至，迅捷如电的扑向墙头上黑衣蒙面人，单掌一探，抓向肩井。

那黑衣蒙面人想必也够机警溜滑，他一见窗棂上人影既中歹毒霸道暗器而未见动静，便知有异，此刻再见白影扑至，连忙左足横跨，左肩一塌，移身躲闪。

不料，白影人功力奇高，也早料到他有此一着，根本不容他有躲闪的余地，他左脚刚跨出去，白影那钢钩般五指已然沾上他的肩头，吓得他极伶寒战，心胆欲裂，眼看就要受制。

一缕凌厉指风袭向了白影身后命门要穴，逼得他非撒招抽身闪避不可，要不然，他虽能制住那黑衣蒙面人，自己却也必然难免。

不得已之下，白影人身形突然横移数尺，躲开了那一指偷袭，落身在后院之中，那黑衣蒙面人也侥幸过了一抓之危。

高手相搏，迅捷如电，其间不过刹那，再看时，那后院中的青石小径上朱汉民傲然卓立。而那丈高的围墙之上，黑衣蒙面人身旁，已多了一个人，正是那位既神秘莫测又媚荡透骨的黑衣女子。

她，仍是那身打扮，只是脸上那覆面之物，换了另一块黑纱。

她目光冷峻地望了朱汉民一眼，突然开了口：“正主儿在此，你何必向他逞威？”

朱汉民笑了笑，道：“既然正主儿也在，又何必让别人出头卖命？”

黑衣蒙面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他如今可仍是好好儿地站在这儿！”朱汉民道：“那是因为你那不光明磊落的偷袭，要不然他早躺下了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什么叫不太光明磊落，兵不厌诈，彼此既属敌对，那便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没有先打招呼的必要，只要能达到救人歼敌的目的，我向来不择手段！”

朱汉民笑道：“我忘了，你本来就是这种人，如今废话少说，说你今夜的来意吧，我没有太多的功夫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你躲的这地方可真难找，但到底仍被我找到了，你不知死活，胆大得令我佩服，既然你在我所限定的三天之内没有离开北京，那么我的来意你应该很明白了！”

朱汉民摇头说道：“首先我要声明，我不是躲你，实在是因为西山美景如画，佛门又极清，我想换换环境，至于后者……”

笑了笑，接道：“我并不很明白，我不明白你今夜来此是来赶我出京的，还是要毫不留情地置我于死地！”

黑衣女子冷冷说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今夜来此，是为了赶你，但并不是赶你出京，而是赶你离开这个人世……”

朱汉民“哦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那是要我的命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黑衣女子冷然点头，道：“不过如今距子时有一段时间，倘若你在子时以前离开北京还来得及，我可以改变初衷！”

朱汉民笑道：“我本来早就要走的，只可惜事情赶办不完，若之奈何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现在办完了么？”

朱汉民摇头说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我可以等你到子时。”

朱汉民笑了笑，道：“倘若我那事情在子时之前无法办完，或者我如今不想办呢？”

黑衣女子冷漠地道：“那我只好赶你离开这个人世了！”

朱汉民抬手一指，笑道：“就凭你跟他两个人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我知道你功力高绝，是个扎手人物，所以我今夜带来的人不止此数，少说也有二十名！”

朱汉民淡淡一笑道：“恐怕你要白白送掉这二十名党羽的命！”

“不见得！”黑衣女道：“你固然是武林翘楚，功力第一，可是我手下这二十个人也是千中选一的一流，内家好手，双拳难抵四手，你未必能讨得好处去，再说，我也没有让他们二十个活着回去的打算。”

“壮哉！”朱汉民笑道：“背城借一，你是不惜牺牲，志在必得了！”黑衣女子道：“事实如此，我不原否认，只要能除去你这个唯一的阻碍，我认为便是再死二十个也值得！”

朱汉民笑道：“谢谢看重，只是，他们都原意死。”

黑人女子说道：“你少费心机，他们跟我多年，矢志效忠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们赴汤蹈火，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！”

朱汉民道：“那是他们对你，而对他们未免太残酷了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这不是残酷，而是恩典，不信你问问他！”

朱汉民没问那黑衣蒙面人，因为他知道，这黑衣女子必有她那驾驭人的一套，而且方法很多，但看那黑衣蒙面人对她那震慑恭谨的态度，便可知一点也错不了！

朱汉民道：“我认为信不信那都无关紧要，我只须明白，你骗这些人拼死卖命，是非杀我不可就行了！”

黑衣女子摇头道：“那不一定，子时之前，你仍有活命的机会。”

朱汉民摇头说道：“你不必等了，我已放弃这个机会了。”

黑衣女子双目暴射惊人狠毒寒芒，但刹那间却又隐敛得无影无踪，淡淡道：“你要知道，便是我不杀你，你也活不了多久，满清朝廷如今已是恨不得啖你之肉，寝你之皮！”

朱汉民道：“对我这么一个人，他们当然是恨之入骨了，不过，他们对你恐怕也不会比对我好到那儿去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我不是指的那个，他们也永远发现不了我，我指的是你杀了那么多大内侍卫的这件事！”

朱汉民心中一震，道：“你知道是我杀了他们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其实何止是我，内城上下谁不这么想，因为只见他们奉命出来拿你，却未见他们再回去。”

朱汉民道：“你又怎知道他们没有回去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这个很简单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清朝一举一动我了若指掌。”

朱汉民道：“或许你有此神通，有此能耐，可是对于这件事，

你却推断错了，事实上，我连碰都未碰他们一下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这么你是不承认杀了他们！”

朱汉民道：“只要是我杀的，便是杀了弘历，我也敢承认，但不是我做的，那怕掐死的是只蚂蚁我也不能承认。”

黑衣女子冷笑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他们不是你亲手杀的！”

朱汉民道：“只要是出诸我的授意，那也跟我杀的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难不成他们都是自杀的？”

朱汉民摇头笑道：“蚂蚁尚且偷生，何况是人，更何况他们养尊处优，食俸禄，衣朱紫，官同三品权极的人臣，谁也不会愿意死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那么他们是怎样死的？”

朱汉民道：“说给你听，只怕你会不信，他们是被鬼扼死的！”

黑衣女子突然仰首格格狂笑，娇躯为之乱颤：“你是把我做三岁孩童看待了，用这种方法欺人，你难道不怕有损你那碧血丹心雪玉龙的威名么？”

朱汉民容她笑完，容她说完，这才淡淡说道：“你既称对满清朝廷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，当不会不知道有两个满旗亲贵被鬼吓出了病，满清朝廷因此禁止那亲贵再夜登玉泉之事吧？”

黑衣女子冷哼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玉泉闹鬼，被吓出病来的，是哈代哈贝勒的三贝子，和亲王弘书的六格格，这件事北京城大街小巷人人皆知，我那会不知道，不过不认为那是鬼，而是有什么江湖人物装神扮鬼，吓唬那些无知的满族亲贵！”

朱汉民淡淡道：“信不信那在你，不过我是亲眼看见那些大内侍卫尸体身上的伤痕的，那伤痕半绕脖子间，似无还有，隐约于皮肉内，色呈暗紫，不似人类武功所致，你可别以自己当年装神扮鬼的那一套去妄测别人！”

听了那前半段话，黑衣女子本想笑，可是入耳的那后半段话，她笑不出来了，身形微震，道：“你说谁当年装神扮鬼的那一套？”

朱汉民笑道：“自然是你们当年装神扮鬼的那一套！”

黑衣女子目中寒芒闪动，冷哼说道：“我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！”

朱汉民笑道：“我可以再说清楚些，当年，你们筑巢北邙，地本属鬼域，又以一座荒冢，还布置些个阴森鬼气，那不是装神扮鬼那一套是什么？”

黑衣女子骇然失色，但转眼间她又是一片平静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仍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！”

朱汉民笑道：“我不愿其烦，愿意再作进一步更详尽的说明，你便是当年那知毒门主雷惊龙的宠姬邬飞燕，可对？”

黑衣女子身形暴震，目中寒芒怒闪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可是她只退了半步就站住了，因为倘若她退足一步，就非跌落墙外不可，她突然格格笑道：“当年那千毒门主雷惊龙此人我听说过，只是我跟他扯不上关系，更不是他的什么宠姬，你莫要张冠李戴，错把冯京当马凉，再说千毒门早在当年便已覆灭！”

朱汉民截口说道：“雷惊龙是死了，千毒门也是早就灰飞毁灭了，可是他那怀着他一点骨血的宠姬邬飞燕并没有当即殉情随他而去，且不承认是他的未亡人，他泉下有知，真不知会作何感想，再说，我已指明你是邬飞燕，你要是不承认，那也未免显得小气！”

黑衣女子身形剧颤，目射狠毒寒芒厉笑说道：“我不愿让先夫难受，也不愿落个小气之名，我承认，只是我问你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朱汉民淡淡一笑道：“因为千毒门那歹毒霸道的独门暗器阎

王刺瞒不了人！”

黑衣女子厉笑说道：“你少在我面前耍花枪，那阎王刺当年虽已练成，却未及动用，武林之中根本没人知道，否则我不会轻易使用！”

朱汉民道：“可是毕竟我知道那阎王刺的来历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就算是你认得出那是阎王刺，也只能测知我是千毒门的人，并不足推断我便是邬飞燕……”

朱汉民道：“那也不难解释，因为你嘴上有颗黑痣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你当年见过我？”

朱汉民点头说道：“自然，要不然我怎能知道是你。”

黑衣女子厉笑道：“我得千毒门主专宠之时，距今少说也有十五年，算算你的年纪，那时你不过稚龄孩童，你骗得了谁！”

朱汉民呆了一呆，耸肩摊手，道：“那你别管，反正我知道你就是了！”

黑衣女子厉声说道：“你，你这样就不怕落个小气之名么？”

朱汉民双眉一挑，方待发话。

蓦地里，这卧佛寺后院中一处暗角中，划响起一个无限甜美的带笑话声：“邬飞燕，这话要是我说的总该可以吧！”

随着话声，那发话暗中，媛媛行出了美艳无比的聂小倩，黑衣女子大吃了一惊，失声说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是……”

聂小倩边走边笑道：“邬飞燕，何竟如此健忘，不认得当年故人我聂小倩了？”

黑衣女子简直震惊欲绝，脱口一声惊呼，一双妙目之中，尽射骇异光芒，战指说道：“什么，你是是聂小倩？你。你不是死在了那天机石府中么？”

聂小倩已至朱汉民的身边，她淡淡笑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，当年的聂小倩已死在梵净山腹那天机石府之中，如今怕聂小倩却

是另一个人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这么说来你没有死？”

聂小倩道：“我福命两大造化大，倘若我死了，我如今还会站在你面前么？当年你们既未害死夏大侠，就该知道也未能害死我！”

黑衣女子忽转平静，妙目之中厉芒闪射，冷叱说道：“你既未死，那最好不过，大胆贱婢，当年门主待你何等恩厚？几番要宠幸于你，纳你为妾，你却不识抬举地吃里扒外，见异思迁，私通那俊俏风流的夏梦卿，按门规你罪该修罗穿心，凌迟而死，如今见了我，你还不跪下！”

她竟端起那门主夫人的架子来了。

朱汉民勃然变色，杀机陡起，双眉方扬，聂小倩已摆手阻拦了他，她自己则毫不在意地淡淡一笑说道：“邬飞燕，你要知道，如今不是当年，如今的聂小倩也不是当年的聂小倩，关于当年雷惊龙的倒行逆施，凶狠毒辣，阴险残酷，荼杀武林，人死了一了百了，事也已隔多年，我不愿多说，今日你这千毒馀孽，我还没有找你，你最好别拿当年那一套对我。”

黑衣女子妙目中怒芒一闪，格格笑道：“看来夏梦卿一切都有过人之处，他必然给了你不少好处，才使你这般不知死活地倚为靠山，顶撞于我……”

朱汉民眉腾凶煞，目中威棱暴射，直逼黑衣女子。

黑衣女子一凛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。

聂小倩淡淡说道：“邬飞燕，诚如你所说，夏大侠一切超人，那雷惊龙万难跟他相比，如今我再奉劝你别把当年那一套在面前施展，那口舌也干净点，否则我这个儿子绕不了你！”

黑衣女子一怔道：“聂小倩你说他是……”

聂小倩淡然截口说道：“我的儿子。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原来你跟夏梦卿不但成了夫妻，而且还替他生了个武林翘楚，功力第一的好儿子，你替他续了香火，而且续得非常之好，我真没想到你这破窑里……”

聂小倩道：“那是你太以孤陋寡闻，夏大侠乃是先朝宗室，本姓朱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怪不得……”

忽又冷笑道：“聂小倩，你骗得了谁，就算你当年跟夏梦卿第一次见面便怀下了身孕，你这位儿子绝不可能有这么大，那里是什么儿子，只怕是你的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显然，她那口舌之间，果真不再放肆了。

聂小倩淡笑道：“随你怎么想吧，总之，他是夏大侠的亲骨血，是我的儿子就是！”

黑衣女子妙目中异乎突然大盛，道：“据我所知夏梦卿只有一个儿子，那是薛梅霞为他生的，薛梅霞怀着他那个儿子嫁给了神力威侯傅小天，十年前傅小天因坐罪满门抄斩，他那个儿子同薛梅霞和傅小天所生的一个女儿全被满清朝廷杀了，他何来第二个儿子？”

聂小倩已然笑着说道：“有些事，便是我也不知道，你又那里会知道，难道说只许别人三妻四妾，子孙满堂，就不许大侠有第二位夫人，有第二个儿子？”

不愧为老江湖，轻描淡写，一语带过。

那黑衣女子却仍目光尽射狐疑地冷笑说道：“怪不得他认识德贝勒，德贝勒也为他力拒宗人府的专差，他一入北京便跟丐帮北京分舵打上了交道，原来如此，那就难怪了。他既然是夏梦卿的儿子，那最好不过，我原本无杀他之心，如今我不但誓必杀了他，便连你我也绝不放过，聂小倩，当年夏梦卿毁千毒门，杀门主，这笔血债我要在你两个身上讨回来，今夜这卧佛寺就是你两

个横尸埋骨所在，你两个认命吧！”

话落，摆手，夜空中人影疾闪，那丈高围墙之上已然掠上了十余名黑衣蒙面人，看身法，果然都是功夫高绝的内家好手。

适时黑衣女子又一挥手，连同那原本立身墙头的黑衣蒙面人在内，二十条人影电闪飞掠，或墙头，或屋上，或院中，分四面八方冷然而立，把聂小倩与朱汉民两人团团围住。

这情形，看得朱汉民面泛冷笑，高挑起双眉，立时功凝双臂，严阵以待。

而聂小倩却始终泰然安祥，视若无睹，容得二十名黑衣蒙面人散落四周，站好围困阵势，她方淡淡一笑道：“邬飞燕，就凭你这二十人手，你就想杀我母子么？”

黑衣女子冷笑说道：“他们的功力纵或不够，但我适才说过，我没作让他们活着回去的打算，他们每人身上均藏有威力强大的火药，一碰即炸，十丈之内，那是绝难幸免，无一活口。”

聂小倩笑道：“邬飞燕，你这种欺人的方法，也未必见得高明！”

黑衣女子冷笑说道：“你若是不信，那很简单，稍待动起手来，你母子只要有一人在他们手上碰一碰，或者虚空发掌试试就行了，不过我要提醒你母子一句，一击之下，最好能有把握即刻避开十丈以外去，要不然就难免葬身火海了！”

这下扎手了，倘若这邬飞燕之言是不假，聂小倩与朱汉民就完全处于挨打地位，除非不打算全身而退，否则就绝不能还手。

聂小倩淡淡笑道：“可是邬飞燕，你也要知道，我母子只要引发这二十人中任何一人身上的炸药，那就等于一举手杀了他们二十个。”

那的确是，只要一人身上的炸药爆炸，他左右两人便难免受到波及，这两人身上的炸药也势必会爆炸，如此下去，那准是在

一举手间杀了廿个人。

黑衣女子目中狠毒之色一闪，道：“那不要紧，以他二十人换朱汉民一命，已经是很划得来了，如今还带一个你，我觉得是一本万利。”

聂小倩道：“好的，如果我母子侥幸不死，你邬飞燕也就别想再活着下这西山了。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别出此大言恐吓我，我有十成的把握，要不然我就不来了，你两个要想不死，那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束手就缚，听凭处置！”

聂小倩叹道：“看来，我失算了，我本想到你会使出狠毒辣着的，可却没想到你会出这么一着，我更不该任他二十人把我母子围住！”

黑衣女子吃吃笑道：“一着失算，全盘俱墨，聂小倩你如今打算怎么办？”

聂小倩笑了笑，道：“蚂蚁尚且偷生，何况我母子这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人，我母子大业未成，还不能死，尤其跟他廿个视命轻贱，不值一文的人拼命，那也太以不值得，而无奈的是，束手就缚是死，动手抗拒也是死，横竖都是死，我母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还有什么好打算的呢！”

黑衣女子又吃吃笑道：“聂小倩，你很有自知之明，事实上，你母子今夜也的确只有死路一条，我本不打算杀朱汉民的，可是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认出是我，你更不该现身说明他是夏梦卿的儿子，面对这血海深仇，我不能不报，只好委曲你母子了。”

聂小倩笑了：“我现在的的确很懊悔，可惜懊悔也来不及了，邬飞燕，我母子自知必死，你也认为我母子只有死路一条，在我母子这临死之前的片刻工夫中，你可愿意答我两个问题！”

黑衣女子笑道：“我可并没有这个义务！”

聂小倩笑道：“那是你没有把握杀我母子了。”

黑衣女子冷笑说道：“聂小倩，你不必激我，有没有把握，你母子可以试一试！”

聂小倩说道：“只怕那由不得我母子不试了，既是如此，对两个将死而且是必死之人，你又何顾虑之有。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既是将死必死之人，已无须知道那么多了！”

聂小倩摇头笑道：“那不尽然，至少做鬼也得做个明白鬼，而且，在那十殿阎王面前，我母子还打算告你一状呢！”

黑衣女子妙目中森芒暴闪，格格狂笑说道：“说得是，既如此，聂小倩，你问吧，我知无不言。”

聂小倩笑道：“邬飞燕，我多谢了，那么答我第一问：你该不会再以千毒门旗帜，出现天下武林中吧！”

黑衣女子冷笑说道：“你很高明，我如今是修罗教一教之主修罗一后！”

聂小倩笑道：“这倒好，你也称起后来了，我怎么没听说武林中有个修罗教？”

黑衣女子冷笑说道：“我教行于九天之上，动于九地之下，行事神秘莫测，休说是你，便是放眼天下武林，也没有一人知道！”

聂小倩笑了笑，道：“邬飞燕，答我第二问，我这个儿子在江南暗设的七处秘密反清复明基地，可是你修罗教挑毁的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聂小倩，你不该有此一问，彼此是同路人，我怎会……”

聂小倩截口笑道：“同路人那有自相残杀的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起先本无杀你母子之意，我如今之所以非杀你母子不可，那是因为他是夏梦卿的儿子，你是夏梦卿的妻子，更是千毒门的叛徒！”

聂小倩道：“难道你的最终目的不在复明么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他年我尽逐满虏，重光河山之后，当仍树大明旗帜，可是那姓朱的已不能再当皇帝身披黄袍，位登九五的该另有其人！”

聂小倩笑道：“难道你也想学学唐朝的武则天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便是我想当武则天，那有什么不可？武则天通权略，识人才，一代女中丈夫，能学学她，那是我的荣幸！”

聂小倩道：“那么你准能保证登基称孤道寡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我不必瞒你，当年千毒门的少门主，如今的修罗太子，雷惊龙跟我的儿子。”

聂小倩笑道：“我倒是忘了，你还替雷惊龙生了个儿子，这么说来，你是准备做那后宫弄权享福的太后可……”

脸色忽地一整，接道：“邬飞燕，只要你真有此匡腹之心，谁称孤道寡当皇帝都没有关系，我母子不会加以干涉，汉民他继承父志，只在重整大汉基业，莽莽神州，并不是为了他朱家那张龙椅，成功不必在我，凡是大汉世胄，先朝遗民，那一个成功都一样，汉民他会甚至不遗余力，竭尽所能地帮助促成的，因此你大可放心，不必无端自相残杀，兄弟围墙，让那满清朝廷坐收渔人之利……”

黑衣女子截口说道：“很动听，可惜他朱汉民是我母子的仇人！”

聂小倩道：“姑不论雷惊龙当年作为如何，但邬飞燕，那是私仇！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我明白这是私仇，可是我不得不先私而后公！”

“很简单！”黑衣女子冷冷说道：“倘若我今日不除去这夏梦卿的后人，一朝大业成功之后，那张龙椅，岂有我儿子的份呢？”

聂小倩道：“邬飞燕，我说过……”